

高向阳 著



高向阳素描

周辉



高向阳 著

高向阳 速写

国辉



封面题字：刘国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向阳速写 / 高向阳著. -- 长春 :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386-6921-3

I. ①高… II. ①高… III. ①速写—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9489号

高向阳速写

作 者 高向阳
摄 影 李 健
出 版 人 石志刚
责任编辑 朱 循
设计制作 于 淼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字 数 9千字
印 张 16
印 数 1—2000册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美术出版社
发 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发行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网 址 www.jlmspress.com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6-6921-3

定价: 96.00元

作者简介

高向阳，1953年3月生于吉林省永吉县。1977年底恢复高考制度首届考入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81年底毕业获学士学位。1986年调入吉林省画院任专职画家。2001年调入吉林大学艺术学院任教。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吉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理事，吉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吉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系主任，硕士生导师，美术学科学术带头人，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术专业评议专家。

作品《天骄图》（与张鸿飞合作）《出猎图》《长白山韵》（合作）《蕙》《春风三月》先后入选第七、八、九、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多件作品分别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其他中国画单项展。《天骄图》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吉林省美展一等奖、省政府长白山文艺奖佳作奖。作品《集市》《早春》分别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原中国画研究院）收藏。作品《早春》入选“关东画展”，获优秀作品奖，又入选中国画研究院人物画邀请展。作品《赤子》入选建党8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获省美展一等奖。作品《天骄图》（与张鸿飞合作）《谷雨》被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出版有《高向阳画集》《当代最具学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画家——高向阳》《高向阳绘画古诗辑》、专著《国兰欣赏与写兰》等，传略收入《中国当代国画家辞典》等多种辞书。

近年作品先后被《美术》《国画家》《中国书画》《中国画家》《书画艺术》《美术大观》等权威专业杂志辟专栏发表，作品多次应邀参加当代中国画名家学术邀请展。



自序

(一)

40年前，我考入吉林师范学校的美术专业班，那一年，我刚满19岁。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学习画速写。

刚刚端起速写本的时候，面对纷繁的生活场景一片茫然，真不知该如何着手。求教于别人吧，既不敢也不知道该去请教谁。有人会问了，你不是上学了吗，找老师请教不就行了么。这在今天看似简单的事，当年却是个令人费解的政治态度问题。1972年，正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期，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政治口号下，学画的事说多了是要被扣上走“白专道路”帽子的。谁还敢多言专业学习！可我心里清楚，我为啥来的，因此暗下决心一定要画好速写。因为不敢离开学校，我便溜出课堂（白天通常有政治学习），去画体育班的同学滑冰。由于不懂得人的运动规律，这个错误的开头让从没画过速写的我不禁手忙脚乱起来……

在师范近三年的学习生活中，真诚关心、教育、帮助过我的是常明文老师。常先生五十出头的年纪，中等身材，一看形象就是位忠厚长者。善摄影，水彩画画得很棒，中国画也画得好。常先生为人正直、坦诚，热心帮助人，亦不屑于政治功利。大约是刚毕业那会儿，我被分配到一所小学当老师。一次去看常先生，见他手边有两本速写册，一翻开它，我就被震住了，竟然是用细小的毛笔勾勒的人物速写！在此之前是我从未见过的。速写的作者杨沙，据说是吉林榆树人，也是常先生早年的学生，文革期间曾在《人民画报》上发表过连环画《闪闪的红星》，那个年代算是很幸运的画家了！大概是20开的速写本上画的都是冀中的农民形象，包着头巾的老农，脸上刻着岁月的沧桑。细小的毛笔竟能勾勒出脸、手、骨肉的关节和质感，棉袄、棉裤、羊肚毛巾



1958年·吉林永吉 / 作者与父母、大弟弟的合影。



1971年·吉林永吉 / 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作者。



1973年秋·吉林市榆树沟/吉林师范学校美术二班在建设中的吉化公司炼油厂写生。前排左三为常明文老师，最后排右一为作者。

也都恰到好处地得以体现。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甚至于都有些心醉神迷了！我从常先生那借来这两册速写，奉为至宝，也试着用毛笔临摹，在实践中体味毛笔独特的表现力。此后，我把工作之余的时间全部用在画速写或是临摹连环画上。三月，东北依然是冰天雪地，但春天的气息似乎已经能感受到了，我抄起速写本跑到离学校一公里的龙潭山画毛笔速写。龙潭山是一座古代的山城遗址，山中有一片庙宇建筑，大概我认为画它们更适合毛笔的表现吧。春寒料峭，毛笔头常被冻成冰棍儿，就要不断地用嘴里的热气来哈，哈一哈，画一笔，手也被冻得生疼，可看着速写本上的成果心里

却是暖的。

当小学老师的几年中，我因为单身，就住在学校里。每天的作息是这样的：六点钟起床，六点十分举杠铃然后跑步登龙潭山，六点四十洗漱，然后骑自行车去两公里外的化工厂食堂吃早饭，八点上课，晚饭后临摹经典连环画常常到凌晨才睡觉。每天如是，循环往复，为此还闹过一个“扰民”事件。一个夏日的晚饭后，我准备好纸笔打开二楼广播室的广播，边听广播边画画，不知不觉已至深夜，可楼外的高音喇叭还在响着，我却浑然不知。突然，一阵急促的砸门声、喊声从楼梯下传来，我跑下楼梯打开楼门，面前站着一群横眉立目的汉子，手里挥舞着棍棒铁齿，嘴里还骂骂咧咧：“半夜三更还开着喇叭，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啦……”我马上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忙跑上楼关掉广播，又连连向大家道歉，好言抚慰一番，人们这才悻悻离去。原来这些人都是附近吉化公司家属楼的住户，高音喇叭扰得他们半夜睡不着觉，故此才来兴师问罪的。

1977年是百废待兴、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冬天国家恢复了正式高考。犹如春风拂面，莘莘学子们又看到了希望，正如那句话所说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寄出了三张人像素描和两册毛笔速写报考鲁迅美院中国画专业，很快，我收到了准考证。据后来筛选报考作品的老师回忆，在挑选报考作品时看到了我的毛笔速写，甚喜，连连说这个考生学习中国画太合适啦！1978年初春，从三万多报考者中脱颖而出的五个专业的五十多名新生走进了鲁迅美院的校园。我作为其中的一员，颇有些梦中之感。接下来的四年大学学习生活里，许许多多的记忆和感动让我难忘。学习



1974年·吉林市 / 作者于松花江畔。



1975年·吉林师范学校 / 作者（前排左一）与常明文老师（后排右三）及部分同学合影。



1978年春·吉林市铁东 / 作者（前排右三）上大学前与吉林市龙潭区第十二小学部分同事合影。

中第一个拦路虎是素描体积空间关系的认知和把握。众所周知，美院本科的教学设置低年级多为石膏和静物素描，它的教学目的和训练手段是系统性和科学性并重的。故此，与入学前的一般训练有本质的不同。前文提到，我入学前曾大量临摹线描和连环画，速写也多为毛笔速写，在画大型石膏素描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造型缺少体积感和空间关系，轮廓与体面之间未能取得内在联系，形象自然就没有说服力。接连几周，我的石膏像素描没有突破性进展，任课的许荣初老师已连着给了我两个四分。许老师每次都拿着大橡皮将我画错的部分擦掉，然后认真地示范给我看，心脏不好的他边画边讲，累得满头大汗。我暗自着急，更为许老师的认真而感动，可糟糕的是，我始终不能把体积感有机的付诸于刻画。许老师故意用调侃的口吻批评我，其实是为我着急，为此，我还给过去师范学校的老师常明文先生写信，倾吐内心的彷徨和苦闷。突然有一天，许老师引荐来一位版画系的佟老师，请他为大家讲一课。佟老师个子不高，四十岁左右，比许老师年轻，手里边攥着一大把铅笔。他面对大卫石膏像，看了看大家说：我们开始吧。先是着的一下在一整开素描纸上画了一个大椭圆，然后急速地排出大片的调子，须臾之间大卫头像的体积关系渐渐地清晰起来了。我不错眼珠地盯着看，看着看着，突然间我心中怦然一动，那层窗户纸捅破了！我懂了，我明白了什么是体面关系了！这次课以后，我画的布鲁特斯像许老师给了我一个五分加，许老师也在讲评作业时肯定了我的进步。在感到无比欣喜的同时，更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呢，是许老师的行为教育感动了我。当时许老师的职称是副教授，是国内知名的素描教育家，在自己的教学方



1978年暑假·吉林市北山公园 / 作者与爱人黄秀兰合影。



1985年春·长春净月潭 / 作者和女儿与同事姜加宁老师（后）等合影。



1986年秋·吉林桦甸 / 作者在白山水电站写生。

法不被个别学生领会理解的情况下，急教学之所急，请一位讲师用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教学方法讲授素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这不仅仅是虚怀若谷品格的表现，更是一种为了教学质量的高度责任感。遍观今日之美术高校，还会有多少这样的老师呢？34年过去了，许先生也已作古，但那份内心的感动让我永远铭记不忘！

1978年秋，系里安排许勇先生带领我们七七届同学赴永乐宫临摹壁画，同行的还有杨建友和赵奇老师。许勇先生的速写在鲁美是出了名的，其刻苦的程度也是年轻学子们难以望其项背的。据七八级同学回忆，他们在内蒙草原写生，初秋和煦的阳光暖融融的，画着画着，大家不觉困意袭来，纷纷趴在地毯一样的草地上呼呼大睡，唯见许老师捧着速写本还在激动地画着，其场面令人喷饭！许老师身体好在鲁美也是出了名的，当年以近天命之年和我们年青人一样徒步考察洛阳龙门、五台山地区、大同云冈、太原晋祠、天龙山、稷山县青龙寺等重要的古代建筑、雕刻、壁画，并一一为我们讲解，每至一处必携带速写本写生。因此，许老师身体力行行为同学们树立了榜样，那一本本的精彩速写成了同学们传阅、临摹学习的范本。据说，许老师的速写也有被人借去又转手而下落不明的。我们师生19人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将永乐宫三清殿的西壁全部、东壁部分壁画以原大临摹完成。这中间，西安美院刘文西先生也带学生来永乐宫临摹壁画，许老师趁机请刘先生为我们作讲座并作写生示范，讲课地点就在三清殿的大殿内。此间西安画家李世南先生正巧来永乐宫考察，许老师便借了他画的一批终南山道士写生留给我们临摹学习。这种凡遇名家就“雁过拔毛”的精神

让我们从许勇先生身上看到老一辈艺术家灵魂中闪光的东西，他们心目中唯有怎样培养、教育好学生，从不把个人名声放在首位。

画速写就需要速写本，20世纪70年代末市场上很难买到适用的速写本。于是，大家都学会了自己装订速写本。记得放寒假的时候，我和女朋友（大三的时候我们结了婚）找来剪刀、打好糨糊，先使素描纸线订成册，找关系到印刷厂切齐了，再用纸板、麻布、纱布糊好外皮，与手工装订画册的方法无异，每次都订一批备用。故多年下来，积攒的速写本也有五六十册之多。在学校里每天除了课上作业外，课下也手不离本，大量临摹名家名作，亦包括古今中外的优秀雕塑作品。无论哪类画册，只要是借阅来的，决不光看完了就还回去，一定要大多都临过一遍。80年代初期，我岳父家仍住在化工厂的一大片平房区，十字路口那有一个全天候的自由市场，车辆驴马、买卖双方，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是个练笔头的绝佳去处。不论阴晴，除非大雨倾盆，早上随手抄起只小板凳带上速写本，找个角落一坐就是半天，午饭后再接着画，一个暑假下来足可画满厚厚的两本。我岳父黄绍华先生总是在晚饭喝两盅后把速写本打开津津有味地审阅一番，时不时也表达一下他的意见。我爱跑书店去看书，但囊中常常羞涩。老人家似乎看出我的心思，时常塞给我十块八块地说：“需要什么画册就去买吧。”此情此景，至今犹在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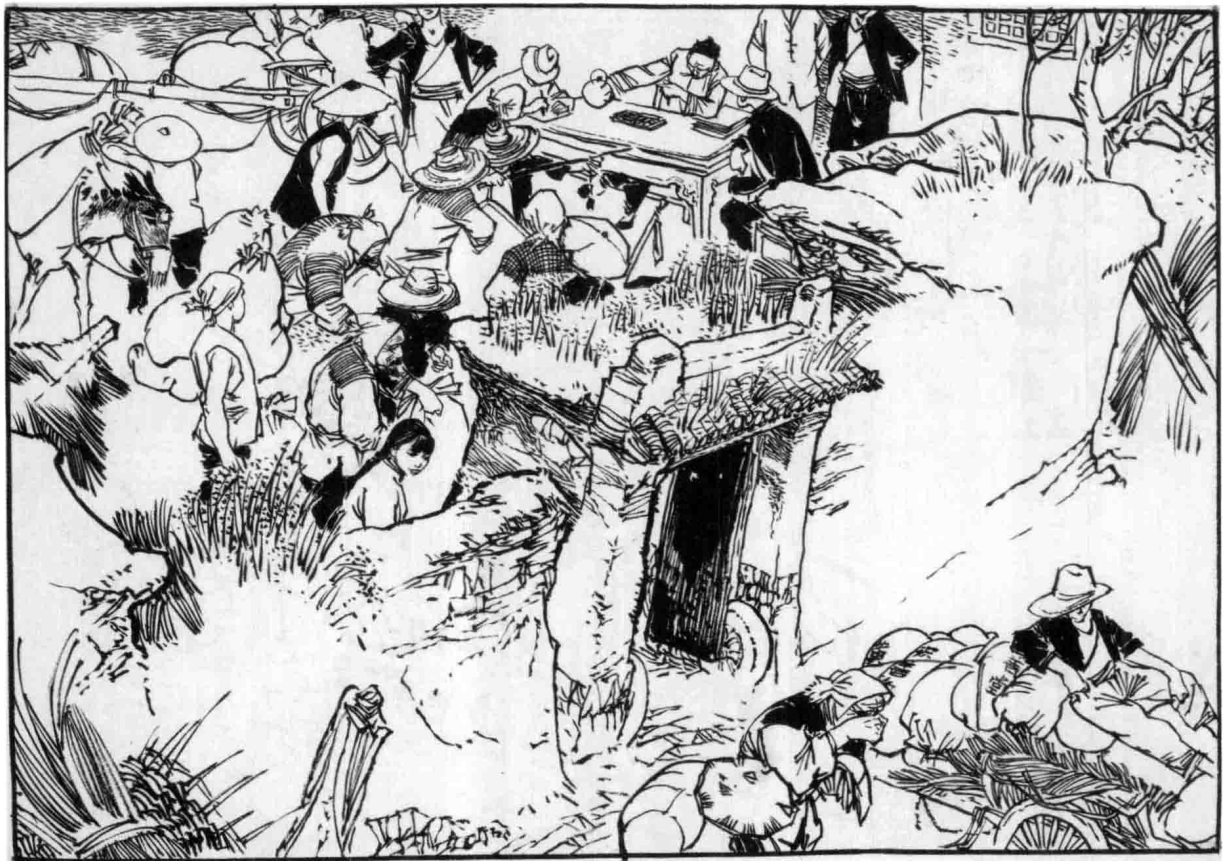
大三大四那会儿，数次下乡或是到港口、海岛体验生活。1981年10月为了创作课赴辽南山区收集素材，正是暮秋时节，天空已飘着雪花，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被安排住在生产队的队部里。第二天早上简单地吃了点东西，我提出到一个小山村画速写，谁知那位同学裹着



1986年秋·长春南湖宾馆 / 作者（前排右一）与刘国辉先生（前排左四）、黄秋实先生（前排左三）、戴成有先生（前排右二）、关鉴先生（前排右三）、金隆贵先生（前排右四）、孙文铎先生（前排左二）、张鸿飞先生（前排左一）、刘根生先生（后排左一）、高国方先生（后排左二）、许孝诗先生（后排左三）、韩永利先生（后排左四）等合影。



2003年春·长春 / 全家福。



1974年 / 作者临摹华三川先生连环画《白毛女》的手稿。



1983年3月 / 作者创作连环画《鲁迅在仙台》、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20世纪90年代 / 作者的书籍封面设计。

被子蜷缩在炕上拒绝与我同行。我只好一个人顶着西北风到几公里外的山村，衣服单薄冷风一打就透了，走山路还能暖暖身子，一驻足下来浑身就冷得发抖。还有一次在沈阳郊区农村写生，也是深秋的天气，为了画俯瞰角度的袅袅炊烟的村庄，我起了个大早，见草叶上白花花的浓霜，一坐下来就控制不住地上牙直打下牙，空着的胃也痉挛疼痛起来，大约有两小时，就这样硬撑着画完了那幅全景式的速写。其实，我中学毕业回乡参加生产劳动那会儿，吃苦受罪是很寻常的事。我常想，入美院读大学实现了我的画家梦，吃这点苦和我的父辈们终生辛苦的劳作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1981年下半年，已临毕业前夕，无意间从恩师王绪阳先生口中得知我被院党委批准留校任教的信息，但出于几方面考虑，最后我放弃了这个机会。转年春我被分配到吉林省戏曲学校舞台美术科任教。当时国内连环画出版很热门，经同学、朋友的介绍，我接到几家出版社的约稿，此后几年中接受的插图约稿也逐渐多起来。从脚本内容上看，显然是被老作者们挑剩下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兴味十足地投入其中了。少年时因喜欢画画，当农民的父亲担心我成年后无谋生之技，劝道：“儿子，你这样做，将来能养活自己吗？”当我用画第一本连环画的稿费买了台黑白电视送给父母时，父亲又惊喜又感慨，他不明白，写写画画怎么会挣这么多钱。一切似乎要归功于这十年中所作的临摹和速写的功课，否则难以做到。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成就斐然的中国画家也多参与过连环画的创作。一方面连环画是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则是锤炼画家造型功力的有益手段。但，以速写的基本功进入中国画创作却还是需长期实践认知的课题。



1984年8月 / 作者创作连环画《轿岩山上的红旗》，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3年 / 作者的水墨人像写生。

1986年的一次学术交流颇耐人寻味，这一年6月我刚被调入吉林省画院任专职画家。是年夏秋之交，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院）人物画翘楚刘国辉先生来长春办展讲学。刘先生在东北师大、吉林艺术学院的几场讲学活动反响强烈，一时掀起了水墨人物画的热潮。院长黄秋实先生亦不失时机邀请刘先生来我院交流讲学。座谈之后，刘先生现场挥毫作画。46岁的刘先生潇洒帅气，但见他悬肘以长锋挥洒，如书写般地运转自如，不仅人物造型准确传神，笔墨之秩序亦层次谨严。刘先生为浙派画家群中的速写高手，扎实的造型功力加之浙派深厚笔墨传统的滋养以及他自身的刻苦与聪敏，才使得江南刘布衣的才情如此光彩四射！我于此前所未见过人物画高手的现场作画，因此，既兴奋又眼界大开！接下来，黄院长见刘先生已率先为我们画院完成了两幅作品，就命我们自家人也上场挥毫，以对应交流之实。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我拿毛笔的手不由自主地抖动，头上的汗也流了下来。刘先生在侧微笑着鼓励道：“不错，不错。”刘先生在长春的个展和交流活动结束了，我仍被一种无可名状的思绪缠绕着，似乎有一股强大的作用力推动我、激励我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神秘的水墨世界中去。此后数年中，我丝毫不敢懈怠，于笔墨规律的探索实践尤为注重，从精到、灵动、最能锤炼笔墨表现功力的小品入手，坚持多年，所有努力的付出得到了回报。这一切，使得速写——这一造型训练手段有机地归属于水墨人物画创作中去了。

（二）

传统观念轻“技”重“道”，视书画为“小道余事”，但先贤们从未拒绝技术。谢赫“六法论”中“应物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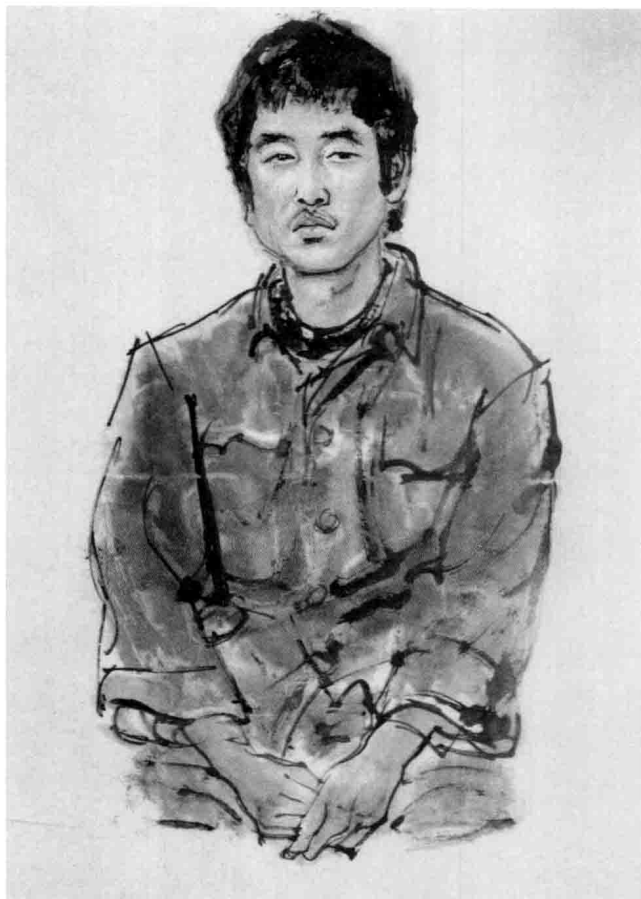
形”“随类赋彩”“骨法用笔”“传移模写”“经营位置”等五法皆为照应“气韵生动”而立，没有此五法，何言“气韵生动”。先秦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此“艺”与“技”密不可分。据说拉丁语中“艺术”一词指的就是技能、技巧。

速写是写生，然古今对“写生”一词的理解有别。古人所谓“写生”，“写”即画，“生”指生动，有为生动而“写”，“写”即生动之意。今天的“写生”即对景物之描绘，始于20世纪初，由西洋引入，西学东渐，相沿成习。新中国成立，讴歌现实，画家深入生活写生，因而得以推陈出新，中国画呈现出一派新面貌。然文革十年，“红光亮”“高大全”逞一时之盛，与生活真实相去愈远；改革开放之后艺术得以复兴，对真实时有新解，诸流派纷呈，随之写生又渐似落寞，倡言写生的呼声渐渐势微。

近年，速写在高校的美术教学中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受重视，甚至连教授写生的教师们也不怎么画速写了，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有些创作几乎全是摹照片，甚者依据杂志、刊物中的图片画画，让人颇有几分担心。

速写既是训练手段，又是一种修养。它涵盖了素描的全部因素，无论从解剖、透视、构图甚至笔墨关系等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一定意义上说，速写水准的优劣，决定着画家艺术创作的质量，尤其对人物画家，更显得十分重要。写实的水墨人物画对画家要求甚高。速写、水墨人物写生、学习传统笔墨以至创作训练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上的缺失都会留下专业上的硬伤，这在当今画坛上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人，是绘画永恒的主题，也是最困难的主题。



1983年 / 作者的水墨人像写生。